

1 | 10

《意林》签约作家十年典藏编委会

主编

爱你的好，也爱你犯下的错
有很多爱是不能爱
有很多爱是失去了爱
有很多爱是浅尝辄止、欲语还休
有很多爱是彼此心灵的火花，但不敢触碰

有很多爱只是一瞬间的暖意
如流星般短暂
如流星般消逝
没有对错，没有结果
但这片刻已经是永恒

意林

用最温暖的方式爱你

YILIN CONGSHU

《意林》优秀作者十年珍藏版



YZLI0890122219

意林出版社

寂寞，我也懂你
你也曾经用这

1 | 10

《意林》签约作家十年典藏编委会
主编



意林

用最温暖的方式爱你

YILIN CONGSHU

《意林》优秀作者十年珍藏版



YZLI0890122219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用最温暖的方式爱你：意林优秀作者十年珍藏版 / 《意林》签约作家十年典藏编委会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12-2075-2

I. ①用… II. ①意… III. ①文摘—中国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6771号

用最温暖的方式爱你

著 者：《意林》签约作家十年典藏编委会主编

出版人：朱庆
责任编辑：李娟
封面设计：马顾本

策划编辑：祁定江
责任校对：李克宇
责任印制：曹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7（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s@gmw.cn lijuan@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装 订：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70×640 1/32

字 数：210千字

印 张：9.75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2075-2

定 价：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阿简

- | | |
|------------|-----|
| 一辈子做错一件事 | 001 |
| 继母是家中的定音鼓 | 004 |
| 职场创可贴 | 006 |
| 像做小贩一样做白骨精 | 009 |
| 女人的枕边书 | 012 |
| 最浪漫，最烟火 | 015 |

闫玉

- | | |
|------------|-----|
| 红尘路上，为你驻足 | 017 |
| 燥热都市里的清凉药方 | 023 |

云翦愁

- | | |
|----------|-----|
| 三个瞬间，爱上你 | 028 |
| 谢谢你对我的冷酷 | 033 |

方益松

- | | |
|------------|-----|
| 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 039 |
|------------|-----|

我可以登上太空针塔	042
上帝只给他一支画笔	044
比黄金更贵的，是智慧	046
许冬林	
老冰棍	048
相遇少年时	051
等待一条鱼	054
那个男人	059
山居岁月	062
顾晓蕊	
天之心，月将圆	067
风吹起蒲公英的那一刻	070
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73
纸上的玫瑰	075
一个人的爱情	078
郝冒新	
柴米油盐都是爱	080

“裸婚”初体验	082
手凉的孩子有人疼	084
最后一次分手	086
照日格图	
有关青春的演奏	092
弟弟的冰糖	100
等待英雄	107
孙君飞	
不能放下你	111
爱是一辈子	114
他忘记了	117
舍不得才会害怕	121
马晓伟	
把一切交给时间	124
什么长相都可以出色	126
孝心流经66个啤酒瓶	128
因为爱，我们不会等待百年	131

张鸣跃

爱上一个女人的时间问题 133

16岁的迷恋 136

流冰

拯救 139

给我三天时间让我做个好老婆 143

生命的根 148

别打电话，想我就来封信吧 151

吕云

芥蒂是一种植物 153

走近启明星 159

陈晓辉

和风说话的孩子 163

温暖心灵的桔子 165

一封寄往冬天的信 168

尘埃里的桂花香 170

刘清山

爱的习惯	172
有一种爱你无法回报	176
我还欠你一个拥抱	180
可不可以没有爱情	184
美丽的谎言	189

宋煜

一朵云一朵云地去找你	193
离你，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	200

张颖异

北漂的父亲	207
用最温暖的方式爱你	211
您的幸福让我愧疚	214
怯懦的父亲其实很坚强	218
可乐鸡翅的味道	224
亲爱的，我们唱首歌吧	227
在落魄的时候，是谁说爱你	232

父亲的考场	237
范德波	
一句承诺，一生真情	243
来世，还做你的女婿	248
母亲的电话	251
凌仕江	
旅途	254
送别一匹马	257
半个犹太人	261
他在映秀站岗	264
凤凰	
相守一生的爱人	267
两瓶水的幸福	270
我有一个面包	273
半路夫妻	276
爱你五分钟	279
爱的利息	282

段奇清

- | | |
|---------------|-----|
| 人生是呈倒三角排列的三个圆 | 284 |
| 及时还亲情一片晴朗的天空 | 288 |
| 郁达夫与沈从文互相成全 | 292 |
| 一句承诺，十年奔走 | 295 |

年轻的时候他就瘦。一米六几的小个子，体重也只有七八十斤；裹在灰蒙蒙的旧中山装里，像个陈年的小纸人儿。调皮的孩子们看见他，总噉噉地笑说：文主任那身板儿，微风一吹，能飘走，大风一刮，能升空。他有时听见了，回头会心而羞怯地笑，心想这些孩子们也真是聪明，这么精妙的比喻，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他真的“升空”了——咽下最后一口气，理该是已然跟这个世界一刀两断，可是，那瘦小得如同一根老丝瓜的肉身却仿佛格外沉重起来，坠得他苦苦挣扎，眼睛都是半闭半开的。

家人说，他临走前，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

他是一个中学的教务主任。小心翼翼、克勤克俭地一辈子，说起来，也算得上无功无过。只有一件事，别人看来也是见怪不怪了，他却到死都放不下，半辈子想起来都后悔，或者说，是羞愧。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高考前夕，要选拔一个保送生上师大。有个叫雨竹的女孩子，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除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是历年的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加上那孩子本人也有去读师范的意愿，自然，是大家公认的保送第一人选。一直到填写推荐表格，他都没有私心，可是临到往区里报送的那一天，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就把送表的时间往后拖了一天。他没有想到，就因为拖了这一天，很多东西就变了。

那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是个学生家长，一个肥头大耳的包工

头，带着一篮子顶盖儿肥的海蟹。那时候，海蟹是稀罕物，像这样饱满壮硕的极品，更是像他这样的工薪阶层，根本就不敢存什么念想的。面对这样贵重的礼物，他诚惶诚恐地推辞，包工头很职业地哈哈笑着，伸出两只肥嘟嘟的肉手亲昵地拉着他的细胳膊说，一个亲戚给拿来的，我吃不了又没处存，顺便捎过来几个，给侄子侄女们嗑着玩。

他的内心不是没有抗拒，或者说是犹豫的，但是最后，却鬼使神差地收下了这一篮子海蟹。当然，第二天一早回到学校，也换了推荐的人。

再看到雨竹，他总是心虚。“你学习好，念师范可惜了。还是好好读，完了考个好大学吧！”有一回忍不住，他这样对雨竹说。明白地知道自己是在自欺欺人，紧张得有点喉咙发紧。那孩子只笑了一下，转身走了。他站在原地看着她一步步走远，竟然有一种被唾弃的恐惧。他开始越发地为那孩子委屈，恨自己为一篮子螃蟹，亏了心。

纸里包不住火，学校里很快便有了这样那样的风言风语。可是一篮子海蟹，实在也算不得行贿受贿，况且又无人投诉举报，事情也就那么过去了。雨竹每次碰见他，照例会彬彬有礼地问一句：文主任好。他“好、好”地应过之后，时常会心虚：文主任好……我，好吗？

后来，他退了休。教育局分给他一套房，偏偏正好跟雨竹的父母在一个小区。同是教育局的人，大家还是和谐热络的街坊，对当年的那段交集，彼此心照不宣。可是，看着雨竹因为没考上大学，在就业、升职时遇到的种种障碍，他心里更有一点愧疚，甚至罪恶。这种感觉像一块不断发酵的面团，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大，到他病重弥留的时候，已经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了。

于是，在雨竹的父母来探望时，他托他们夫妻俩给女儿带话：他亏欠了雨竹那孩子，很想见她一面，亲口说一声文老师对不起她。可是，雨竹当时正在外地培训，自然也不会单为了这个跑回来。他等不及，终

于半睁着一双眼走了，面容纠结十指紧扣，总之，走得很不安心。

雨竹回来后，去文家拜访。听师母说起这些，鼻子也忍不住发酸：“这样的事多了，文老师这样，也不算什么。为了这个不得安宁，说明他是个好人。”

是啊，好人。对于一个好人来说，一次违背底线的过错，或许就是永久的折磨。

母亲的老同事郭阿姨病了，乳腺癌。医生说，手术的效果还不错，但是预后的恢复如何还不好说，一要看自身的体质，二要看家属的护理。

郭阿姨的妈妈——郭家姥姥来了，告诉女婿和外孙们该上班的上班，照顾郭阿姨的事，交给她。每天，她早早地提着个布袋子去早市买菜，换着样儿给郭阿姨做菜、炖汤，晒被褥、洗衣服，七八十岁的人了，一天从早忙到晚，人前人后一句怨言也没有。有一回我去看郭阿姨，隔着防盗门的窗纱望进去，老太太正戴了花镜，捏着郭阿姨的手给她剪指甲。午后的阳光，金灿灿地照进来，母女两个老太太紧挨着，坐在沙发上的这一片光影里，女儿撒娇似地靠在母亲的身上，母亲则心无旁骛地眯眼盯着女儿的指尖，那神态专注得，跟在头发丝上做微雕似的——那个被她捏着手的人有多得宠，不说也知道了。

要搁在平常的母女身上，这事儿要说也不算什么，问题是，郭家姥姥不是郭阿姨的亲妈。

认识她的时候，我还小。跟着一帮小伙伴出去疯玩，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她家的小后院里。后院不大，花花绿绿地种满了好看的菜蔬和花草，那一树栗子大小的毛茸茸的青桃，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几个男孩子开始手脚并用往上爬，可惜平时学业不精，未果，又从地上找来一根竹竿，对着桃树一阵乱打。青中泛黄的小毛桃，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我们好像见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快乐地疯抢着分而食之。忽然，一

声“你们这是干什么呐？”，惊得我们停住了手脚，眼光齐刷刷地聚到了来人的身上。

她的样子真是不好看——眼睛很大，可是并不漂亮，看人的眼神黑洞洞的，嘴唇和脸上的线条像石头一样的硬，身上的白棉布衬衣似乎还浆洗过，笔管条直的，我猜想即便不是在被她“捉脏”的情况下相识，我也不会喜欢她。好在她模样看上去虽冷，却并不很凶，只告诉我们毛桃还小，打下来也不能吃白糟蹋了，干嘛不等它熟了再来吃个甜呢？我们本来理亏，人家又说得在理，一个个心悦诚服地撤了，从此再没干过这等勾当。

后来我们和郭阿姨先后搬家走了，她还留在老宅。一晃几十年不见，也没再想起她来。这次回妈妈家，说到郭阿姨生了病，郭家姥姥特意过来照顾她，我便想起当年打毛桃时候的那一幕——“那老太太脸上的线条挺硬的，是不是挺难相处啊？”

我这个以貌取人的疑惑，立马儿遭到了爸爸妈妈的炮轰。原来，郭阿姨的生母去世后，郭家姥爷经人撮合，娶了现在的郭家姥姥。那姥姥真是不简单，不光把丈夫与前妻生的几个孩子视同己出，而且还一个人跑去远郊，把丈夫与前妻多年前送人的一个女儿接了回来；更有本事的是生了自己的骨肉之后，她能把这两房儿女调理得跟亲兄弟姐妹一样和睦融洽，从无争斗。这事，包括爸爸妈妈在内的老同事们都知道，人们说起老太太，总要心诚意笃地称呼她一声“郭妈妈”。

做继母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实在也由不得人不仰慕。看着她那张线条其实并不柔美的脸庞，我总在想：家，实在是个伸缩性很强的空间——在一个琐碎狭隘的女人手下，她可能是鸡吵鹅斗的巢窠；而在一个贤良仁厚的女人胸中，它却是一个和乐昌明的帝国。

琼和他，已经认识很久了。但成为朋友，还是最近的事。

那是一个阴雨霏霏的晚上，琼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雨中的街景发呆。迷蒙的细雨中，霓虹和街灯闪烁迷离，五光十色，可她的心，却像这初春的雨天一样沉郁、冰冷。桌上的那一沓报告书，是自己近年来最得意的一个case，马不停蹄地调研了两个星期，又连开了两个夜车才做好，自己感觉已经堪称完美了，可是交到主管那里，却被贬损得一文不值。特别是争论到最后，主管居然歇斯底里似的，红头涨脸、脖子根儿老粗，唾沫星子喷得好像局部地区有小阵雨……唉唉，窝火啊。

这个时候有人来敲门。“笃、笃、笃”三下，琼听见了，却懒得回应。“笃、笃、笃”，又是三下，由轻到重地，试探中仿佛有点锲而不舍。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动——下班时间早就过了，如果是公事来交办，没道理；如果是私事来串门，没心情。就在她气哼哼地这样琢磨的时候，门钮“咔哒”一声轻响，他进来了。殷勤而谨慎地微笑着点了下头，见琼没什么反应，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了过来。“还在为下午的事郁闷吧？”他明知故问。“主管就那样，本事不大，脾气不小，也不知道是仗了谁的势力！老姑娘嘛，总有点怪癖的——不然也不会成老姑娘了！”

虽然琼也觉得他这话的语气未免刻薄了些，可是终于听到有个人站在自己这边了，心里还是一阵温暖——跟主管的那场争论，动静闹得不

小，附近几个办公室的人知道了，可是好几个钟头过去，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向她说过一句宽慰的话。她只当是职场上人情薄如纸，没想到平日里并无深交的他，还能特地过来看看她。

仿佛是撤掉了一道屏风，琼跟他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他对琼说起了主管的种种劣行：她的外行，她的专横，她的自以为是，她的喜怒无常……知道这个女人在众人的印象中是如此一贯地“无德无脑”，琼心里平衡了很多，委屈也消解了不少。

从那个晚上开始，他们成了朋友。虽然所有的交往，也不过是中午一块儿在员工食堂里，吃那两荤两素的工作餐。听他说到单位里的那些是是非非，琼偶尔也会觉得他有点鸡婆，但是有个人一起说说话，便感觉在这个写字楼里的喜怒哀乐都有人分担了，心头的积郁也能疏解一些，总是好的。

可是有一天，主管忽然找琼谈话。说是很多人反应，她在背后时常说些同事之间飞短流长的闲话，这样很不好。都是有素质的人，怎么能做这样没有素质的事呢？琼不服，跟主管理论。主管对此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列举出一条条的论据来，验证自己的观点。琼听了那些话，心头一惊——真的是似曾相识呢。听着主管的数落，琼满肚子的恼火和不甘，可是又自知理亏有口难言，就好像被人将一把棉花塞到喉咙里，白揣着一肚子的文章，只是做不了声。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琼细细地琢磨、回忆着刚才主管引用的那些话——确实是她自己曾经说过的啊。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她说点什么，不过是在私底下的一点牢骚，而人家，已经作为呈堂证供，上报到了主管那里。更让她心里拔凉的，还不是这些人的变本加厉，而是想来想去，她这些话只说给过他一个人——那都是些朋友间的体己话啊？怎么就弄得沸沸扬扬，路人皆知了呢？他不是说过让她放心，他只想做给她减压止痛的创可贴，她的话到他这里就算到了头、绝不会“外流”